



关于“连读变调”的再认识

五 臺

0 关于汉语方言中的连读变调现象,国内外学者已经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进行描写。我们想就其中的一些带理论性的问题谈几点初步意见,以就正于国内外学者。

1 连读变调的产生及其在语言中的作用

1.1 通常认为,汉语的绝大部分字都是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每个字有一个单字调,即本调。字与字组成字组。在语流中,字组(两个或两个以上)内的各个字的声调往往跟本调不同,这就是连读变调。它的产生跟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化有关。以北京话为例,有的是其中一个字的声调变为另一个声调,如两个上声相连,前一个上声读如阳平:有井=油井;有的是其中一个字出现新的调形,一般来说是趋于简化,如上声在其它三个声调前调形由曲变直:北 $peil$ → 北京 $peil$ $teiq$;再有的是后字声调弱化,失去原有的调形和音高,即变为轻声,前字的声调封裹住了整个字组。如:子 tsi → 椅子 i tsi 。许多方言还有比上述情况丰富得多的变调形式。

1.2 连读变调产生于实际语言中,反过来又加强了语言的表达能力。在很多方言中,一些写下来看不出区别的字组,由于变调形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意义。这里可以有三种情况:

1.2.1 字形相同,但内部结构和语法单位的级别不同,意义也不同。例如在北京话里:

打手 ta sou $\left\{ \begin{array}{l} \text{ㄩ} \text{ ㄩ} \text{ 名词: 帮凶} \\ \text{ㄩ} \text{ ㄩ} \text{ 词组: 碰手} \end{array} \right.$

在定海话^①里:

生蛋 $saŋ$ de $\left\{ \begin{array}{l} \text{ㄩ} \text{ ㄩ} \text{ 名词: 不熟的蛋} \\ \text{ㄩ} \text{ ㄩ} \text{ 词组: (鸡)下蛋} \end{array} \right.$

1.2.2 字形和内部结构都相同,但词性或语法单位级别不同,意义也不同。例如在苏州话里:

过份 kou $vən$ $\left\{ \begin{array}{l} \text{ㄩ} \text{ ㄩ} \text{ 词组: 闲话讲得忒~哉。话说得太过头了。} \\ \text{ㄩ} \text{ ㄩ} \text{ 副词: 吃得~多弗好。吃得过份多不好。} \end{array} \right.$

在平遥话^②里:

光光 $kuəŋ$ $kuəŋ$ $\left\{ \begin{array}{l} \text{ㄩ} \text{ ㄩ} \text{ 副词: ~来了块你} \\ \text{ㄩ} \text{ ㄩ} \text{ 形容词: ~底颗头} \end{array} \right.$

1.2.3 字形、内部结构、词性都相同,仅仅是意义不同。例如在定海话^③里:



3 语音词的声调

3.1 有的学者根据某些变调比本调更古老这一点，认为通常说的变调应该是本调，而本调应该是变调。我们认为，脱离具体的方言，笼统地纠缠哪是本调、哪是变调是说不清的。应该抛弃本调和变调的说法，从共时的角度重新认识连读变调。

3.2 在语流中，每一句话都会有各种长度不同的停顿，长的停顿在书面上大都用逗号、顿号来表示，短的停顿在书面上一般不用记号。这里，我们将引进语音词的概念。在语流中，每两个停顿之间的语言片段就是一个语音词。它是一个语音学的概念，跟语法学没有直接关系；它可以是单音节的，也可以是双音节或多音节的；它可能等于语法上的一个词，也可能不是。语音词不是由语言学家划分，而是由说话人划分的，它很灵活，说话人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或意愿在一定限度内自由地划分语音词，下面是一句苏州话的例子，用竖线或圆点隔开的都是不同的语音词④。

- | | |
|----------------|-------------------|
| 1 我去买 拖畚柄 | 5 我 去 买 拖畚柄 |
| 2 我去 买 · 拖畚柄 | 6 我去 买拖畚柄 |
| 3 我 · 去买 拖畚柄 | 7 我 · 去 买拖畚柄 |
| 4 我 去买 拖畚柄 | 8 我去 买 拖畚柄 |

此外，“拖畚柄”一词又可有“拖畚柄”和“拖畚·柄”两种读法。这样，上述句子就有十六种说法。这也更证明语音词的切分跟句法结构的切分是两回事，二者可能一致，更可能不一致。

3.3 每个语音词都有一个独立的声调。如所周知，声调是超音段的，所以，一个声调可以覆盖两个或更多音节的语音词，单音节语音词的声调就是通常说的单字调（下面简称单音节调）。双音节或多音节语音词的声调即连读调（下面简称双音节调、多音节调），他们可能跟单音节调相同（如苏州话），也可能不同（如北京话），但每一个方言的语音词的声调都是确定的，并且一般不会太多。以前认为一个声调只能覆盖一个音节，一个语音词有几个音节就给它标几个声调，如果这些声调跟单字调不同，就称之为变调。现在我们认为，所有语音词的声调，不论覆盖几个音节，都有同等的地位，在罗列某个方言的音系时，应该全部列出。在标音时，每个语音词只标一个声调，不论它包括几个音节。

3.4 实际方言的声调是丰富多样的，说某些方言中双音节调跟单音节调相同，多音节调又跟双音节调一样，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完全同一。在这方面，我们得到了沈同《新派上海话声调的底层形式》⑤一文的启发，沈文运用国外生成音系学（generative phonology）的自主音段理论（Autosegmental theory）来解释新派上海话的声调；通过对底层语音形式的分析，主要采用增加一条尾音规则和一条低调延伸规则的方式，较好地解释了在表层形式上各不相同的新派上海话声调现象。这使我们联想到，对其它各种表层形式复杂的方言声调，也都可以采用类似（不是一样）的方式，以得到比较满意的解释。

3.5 过去有些论文中有不成词变调和成词变调，或窄用式变调和广用式变调的说法。按照上述认识，所谓成词变调或广用式变调，就是一个双音节或多音节语音词的声调，音节间没有停顿。而成词变调或窄用式变调则是一个以上语音词的声调，语音词之间有短的停顿。语流中短停顿前的那个音节的连读调或单字调往往有些小的变化，这应看作是他们的变体。下面是 §3.2 中的例句“我去买拖畚柄”的第 2、3、7 三种读法的标音，其



中第7种的“拖畚柄”改标为两个语音词。

2 $gəu\text{-}t\ tɛ'iyk\ |mɑ\text{-}t\ t'əu\text{-}r\ fən\text{-}r\ pin\text{-}v\text{-}$

3 $gəu\text{-}t\ tɛ'iyk\ mɑ\text{-}t\ t'əu\text{-}r\ fən\text{-}r\ pin\text{-}v\text{-}$

7 $gəu\text{-}t\ tɛ'iy\ |mɑ\text{-}t\ t'əu\text{-}r\ fən\text{-}r\ pin\text{-}v\text{-}$

3.6 不承认本调和变调的区别，给他们以平等的地位，是就对他们的性质的认识而言的。这跟对一个陌生方言的声调调查方法是两回事。就多数情况来说，一个方言的声调无论怎么复杂，总会有相当一部分字有自己的单音节调，从调查单音节调入手会比较方便。但对那些不能单独作语音词的字就没法记，必须直接记双音节、多音节调。如果按照传统的办法，或者是无法记录，或者是违反事实，凭想当然为他们确定一个“本调”，这当然是不可取的。

3.7 以往讨论连读变调的文章常常谈到本调与变调的关系，指出决定变调的因素可能是中古音来历，也可能是语法结构。这跟我们的再认识并无冲突。不同的只在：我们把它看作语音词中单音节调和双音节、多音节调的关系。

4 语音词声调的类型分析

单音节语音词的声调即单字调，一般比较简单，双音节语音词（多音节语音词往往只是单、双音节词的延伸）的声调即连读调，则各地方言有很大差别。现在据我们所知的材料，试图对双音节调作一些类型分析。请注意，这里不是对方言进行分类，不仅同一类型的双音节调可以出现在许多方言中，同一方言也可以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双音节调。

4.1 一个语音词中两个音节的声调跟他们作为单音节语音时的声调相同，也即两个单音节调相连就是一个双音节调。例如：北京话铅 $tɛ'ian^{66}$ + 笔 pi^{214} = 铅笔 $tɛ'ian\ pi^{56214}$ 。这样，北京话的声调除四个单音节的外，还有十五个（上声 + 上声 = 阳平 + 上声）双音节的声调。也许可以把“铅笔”看成两个单音节调，但我们倾向于认为，把“铅笔”看作一个语音词更加恰当。天津话的情况跟北京话一样。

有时，其中一个音节的声调跟它单独作为语音词时的声调不同。如北京话“好” xau^{214} 和“好马” $xau\ ma^{32214}$ ，晋江话“茶” te^{24} 和“茶壳茶杯” $te\ k'ok^{166}$ ，但我们仍可把他们看作两个单音节调相加。

4.2 一个语音词中至少有一个音节的声调跟它作为单音节语音词时的声调不同，整个语音词的声调也跟所有单音节调不同。这种类型在各地方言中见得较多，我们认为是声调历时发展中的一个过渡性类型。下面是川沙话的例子：

騾 so^{73} + 牛 niv^{213} → 騾牛未闾的公牛 $so\ niv^{5553}$ 河 $βu^{213}$ + 水 $s1^{44}$ → 河水 $βu\ s1^{2222}$

祸 $βu^{213}$ + 水 $s1^{44}$ → 祸水 $βu\ s1^{1321}$ 脚 $tɕiA^{75}$ + 鱼 $ŋ^{213}$ → 脚鱼 $tɕiA\ ŋ^{3363}$

北京话中传统所说的上声变为半上，其实也可以归入此类。例如：

北 pei^{216} + 京 $tɕiŋ^{55}$ → 北京 $pei\ tɕiŋ^{2156}$

老 lau^{216} + 王 $uaŋ^{35}$ → 老王 $lau\ uaŋ^{2135}$

4.3 一个语音词的所有音节的声调融合在一起，联合构成一个跟某单音节调相同的声调。通常认为的连读变调最复杂的吴语就常常有这样的现象。例如：苏州话中有五个双音节调，其调形恰恰跟七个单音节调（即单字调）中的五个舒声调一致。下面是五个单音节舒声调和相应的双音节调的比较，其中只有阴平调略有不同（但也可以视同一致），





其余四个调都一样。

阴平	清	ts'in ⁴⁴	清爽干净	ts'in sɿ ⁴⁴²
阳平	寻	zin ¹¹³	寻着找到	zin zɿ ¹¹³
上声	早	tsæ ⁵²	早点早一点儿	tsæ ti ⁵²
阴去	够	ky ⁵²³	够哉够了	ky tse ⁵²³
阳去	动	doŋ ²³¹	动气生气	doŋ tɿ ²³¹

这可以说是本类型中最典型的一种情况^⑥。

根据单音节调与双音节调关系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两类：

(1) 双音节语音词中各音节的单音节调都和那个双音节调不同。如苏州话货^{həu⁵²³}阴去和货色^{həu səʔ⁴⁴}阴平。由于双音节语音词中的各音节不一定都可以单独成为语音词，久而久之，在一些方言中，人们已经说不出这些音节的独立声调。例如 §2.1 中所说的上海话“世”字。

(2) 双音节调跟本词中一个音节的单音节调相同。如上海话的绝大多数双音节调都可以看作跟它第一个音节的单音节调相同。如“糊、糊涂、糊涂虫、糊里糊涂”都是阴去调^⑥。

4.4 带轻声的双音节语音词。我们认为这类语音词是有些汉语方言中重音化倾向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两个音节一重一轻，声调就是重读音节的单音节调，轻读音节附着在重读音节上，不能使整个语音词出现新的调形，其中常见的是重读在前轻声在后（为了说明轻声的存在，我们另加 0 表示之）。例如，北京话爸爸^{pɑ pɑ⁵⁵⁰}、儿子^{ər tsɿ³⁵⁰}，洛阳话河南^{xv nan⁵¹⁰}，山东^{ʃan tuŋ³⁴⁰}。

这种情况赵元任先生在《钟祥方言记》中已经有较详细的描述。现摘录于下（黑体是引者加的）^⑥：

去声接阴平就只降而不升，**跟阴平合成一次的去声**，如画山的画只略降就接上山字。去声接上声跟轻声也只降而不升，如画马，画达△的画。去声接阳平或去声第一个去声变高升近阴平，如画人跟画树连读，画字调比树字调高。其余各调相连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各调字下接轻声字的时候，轻声就占上字调的尾部。**

贵阳话中有一种声调类型，我们曾称它为“相当于轻声的变调”^⑥，即有的语音词的后一音节，不管它单念时是什么调，一律读成高平调，调形跟阴平调相同，但要轻一些，不是真正的阴平调，可以说是 §4.1 和本节所说类型的过渡型。按本文的标调法，可以只记一个 5。下面是新旧标调法的比较：

娃娃	ua ¹ ɛ ¹ ɿ ¹	→ ua ɛ ³¹⁵	耳朵	ɛ ¹ ɿ ¹ ɿ ¹	→ ɛ ¹ ɿ ³⁵⁵
衣裳	i ¹ ʃaŋ ¹ ɿ ¹	→ i ʃaŋ ⁵⁵⁵	我的	ŋo ¹ ɿ ¹ ɿ ¹	→ ŋo ɿ ⁵³⁵

4.5 在上海的青少年中，近几年出现一种新的声调类型，即不论各音节的单音节调如何，一律读成前轻后重的 4413 调。如：睡觉^{k'uən kɔ⁴⁴¹³} 一点点^{i¹ ɿ¹ ti⁴⁴¹³} 规规矩矩^{kue kue tɿ⁴⁴¹³}。这种新的声调正在常用词中不断扩散着，是很值得注意的语音现象。

本文提出的再认识主要基于对北京话和吴语的研究，其他方言虽有涉及，但材料不多。我们热诚希望对此有兴趣的同行能为我们提供更丰富的材料，以补充或纠正我们的初步认识。



[附记] 一九八五年七月, 我们借汉语方言学会第三届年会召开的机会, 在山西五台山讨论并写成此文。参加者有汪平、钱乃荣、石汝杰、石锋、廖荣容。其间, 也跟参加方言学年会的部分同行作过讨论, 得到他们的启发。有的同志热心地为我们提供了他们未发表的方言材料(详见有关注释)。在此一併致谢。

- ①引自方松熹《定海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 汉语方言学会第三届年会论文, 未刊稿。
- ②引自侯精一《平遥方言的连读变调》, 《方言》1980年第1期。
- ③同①。
- ④引自张盛裕《潮阳方言的连读变调》, 《方言》1979年第2期。
- ⑤请参看李荣《方言研究中的若干问题》§1.1, 《方言》1983年第2期。
- ⑥引自李荣《温岭方言的连读变调》, 《方言》1979年第1期。
- ⑦同②。
- ⑧请参看钱乃荣、石汝杰《关于苏州方言连读变调的意见》, 《方言》1983年第4期。
- ⑨请参看沈同《新派上海话声调的底层形式》, 《语言研究》1985年第2期。
- ⑩在具体标音方式上, 为方便起见, 暂时采用五度制的数字标调法。如北京话的四个单音节调分别是55、35、214、51, 用小字写在右上角。
- ⑪本文是对连读变调的综合论述, 限于篇幅, 具体方言的情况只能作为例子被提到, 而不能对他们一一作更详细的分析讨论。为此在有关注文中列出了参考文献, 请读者查阅。
- ⑫请参看石锋《天津方言双字组声调分析》, 载本刊本期。
- ⑬请参看吴宗济《普通话语调的实验研究——兼论现代汉语语调规则问题》, 1981年10月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一届年会上宣读。
- ⑭引自甘于恩《晋江方言的连读变调》, 汉语方言学会第三届年会论文, 未刊稿。
- ⑮请参看廖荣容《苏州话单字调、双字调的实验研究》, 《语言研究》1983年第2期; 汪平《苏州方言两字组的连调格式》, 《方言》1983年第4期。
- ⑯同⑩。
- ⑰引自曹光平《洛阳话的轻声和福州话的声变》, 汉语方言学会第三届年会论文, 未刊稿。
- ⑱引自赵元任《钟祥方言记》第9页, 科学出版社, 1956年新一版。
- ⑲请参看汪平《贵阳方言的语音系统》, 《方言》1981年第2期。